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宋 陳經 撰

牧誓 周書

此篇至牧而誓故謂之牧誓泰誓三篇未已也又有牧誓之篇聖人之重于用兵也如此誠以冐白刃涉鋒鏑驅民于萬死一生之地其器則凶其事則危聖人豈敢輕乎牧誓乃臨敵之時也讀典謨之書如鼓春風雍容于揖遜之

中而有不自知者讀湯誓泰誓牧誓之篇如覩秋風之肅殺使人有戰慄而不已者春與秋氣象雖不侔刑賞雖不均而天之所以生物則一聖人之心亦豈有二致時焉而已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兵車也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虎賁即百夫長也故車有三百兩虎賁亦三百人虎賁言其猛如虎然一車謂之一輛車有兩輪故也古者井田之賦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三萬一千六百人一車既有七十二人而此云一車百夫長所載何也蓋七十二人者計元科兵之數至于臨敵對戰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武王與受戰諸侯之師八百國而止云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以武王腹心之兵故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甲子昧爽時克紂之月甲子日也春秋主書紀事編次為文于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也昧冥也爽明也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

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既陳甲子之朝臨戰時復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斧也飾之以金曰黃鉞白旄者旗之名白色使遠處可望右秉白旄便以指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西土乃武王心腹之衆故先舉西土逖遠也言西土之人來此路遠得無跋涉之勞乎所以勞來慰撫之言此見聖人至誠之意浹洽于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泰誓上篇及友邦君中下篇只及西土至此又合友邦君而告之御事

司徒司馬司空此即諸侯治事之三卿也亞旅者衆大夫次于卿者也師氏大夫以兵守門者也千夫之長師帥也百夫之長卒帥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乃西南夷與江漢之夷也文王為西伯化行乎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武王伐紂舉其遠則其近之諸侯不言可知矣夫以八國諸侯與夫蠻夷之國不期而自至則武王所感格亦可見矣紂之暴虐不得人心亦可見矣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

其誓戈即戟也干即楯也亦兵器也戈則人執以舉之謂之稱干則並以捍敵故曰比矛長立于地故曰立凡此皆是軍中之器械各以預備然後聽我一人之誓使之人心齊一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

此章言紂所為皆是君臣夫婦兄弟天理倒置所貴乎人倫者以其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親其親長其長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如此則為各止其所各當其分也今也紂之所為一切相反使婦人預政事以婦人之喜怒為賞罰是則牝雞而司晨者也此豈男女夫婦之正理乎肆陳也所陳之祭祀謂宗廟之祀也以昏亂而棄其所陳之祭祀而不能享鬼神是不知有

親王父者祖之昆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棄也
迪道也以昏棄而遺其祖之昆弟與同母之弟而不
以道接之是不知有長此豈親親長長之理乎四方
之多罪而逋走逃亡者紂之資質與此等人合故崇
之長之信之使之又以大夫卿士之官而用之使此
等人肆暴虐于百姓為姦為宄于商之都邑是小人
在位君子在野此豈君臣之理乎凡人理之常一切
更變倒置至此則天罰之所必加也故予小子發得

以恭敬而行上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章可以見武王仁義之師而坐作進退莫不有法度今日戰陣之事不過于六步七步必止而齊整其衆此步伍之有法也夫子指將士也勗勉也伐者擊

刺也少則四五伐多至六七伐亦必止而齊整其衆此擊刺而有其法也武王問兵法于太公凡纎悉曲折處無有不知兵法莫難于用衆善用衆者使三軍為一軍千萬人為一人故不見其為多武王以三百輛之兵車兼八百國之諸侯與蠻夷之衆可謂多矣若無法度則多適以為累不見其益也暠哉夫子尚桓桓者勇壯之貌也虎貔熊羆四獸皆勇猛也于商郊各致其勇力如四獸然于之一字如詩所謂我出

我車于彼郊矣之于同其于字訓往也乃若君子于役亦是于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不殺已降也其有能訓以歸我者不可迎擊之當收用之以為西土之役勗哉夫子爾其有不能致勉者爾躬必有戮觀此一句又見聖人仁心能變夏商之俗啓誓于甘則曰孥戮湯之誓亦曰孥戮此乃聖人立此重罰以警衆至武王之誓則曰爾躬有戮是以其世變風移與夏商又不同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宋　陳經　撰

武成　周書

讀此篇可以見聖人安天下之規模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于用武矣武功曷為而能成也葢聖人之武不用于殘民虐衆而用之于禁亂止暴故凡兵之用皆起于人而不起于我所以起武王之兵者

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為紂而起則紂既黜矣奚以武為故武功于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髙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臣相繼叛上髙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逞意于遼東之役此皆是兵起于我而不起于人甚者為好戰為窮兵為黷武為貪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序書者以此三句包括一篇之義如厎商之罪即往伐也歸馬放牛即歸獸也列爵分土即政事也武王之伐商也于其往伐之後即歸其獸而不用牛馬養之則為畜放之則為獸遂記商家之政事以反其舊焉蓋紂之所以亡者以其不能用先王之政事武王既誅紂則凡百政事施設紀綱法度盡復先王之舊以為創業垂統之規此雷雨作解之義當天下患難未

解散則未暇及于政事及患難既除當思所以反前世之善政所謂其來復吉者此也秦漢以來苟得天下則遂安意肆志殊無遠謀所謂創業規模者亦但隨時維持而已安知武王所以識其政事之意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此歷序伐紂往返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

一月周之正月即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年周正月

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翼日癸巳即正月之初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即四月初三日其日即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即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史序其成功之

次也漢律歷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
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
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偽武成也
朔為死魄望為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
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一日為始死魄
初二日為旁死魄旁近也初三日為生明十六日為
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
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

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歷堯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時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載之後歷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于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唐太宗歷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即偃武修文之意也武既偃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至險之所歸馬放牛于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服之矣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

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閑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盡歸之放之哉聖人于無事之時亦未嘗不為有事之備晉武帝平吳之後減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竊發唐穆宗聽蕭俛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為預備之策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歸于豐邑遂告周

廟意者歸功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也邦國諸侯如甸服侯服衛服皆來助祭也駿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駿奔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代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止言侯甸衛三服者以其近于王畿之服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向也與武王比肩而事紂矣令也為周家之臣子儻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一十

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後郊以其自近始也又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養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意已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應諸侯未受命而先助祭祀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生魄繼大告武成之後

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即祖宗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以為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歉然之意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羣后者指當時庶邦冢君之受命者告之先王即后稷也益始封于邰以農開國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篤公劉之事可見至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造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纉太王之業勤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長克君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能成其王者之功如

當時伐崇伐莒一怒安天下皆其勲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聖人之于天下未嘗有威愛之殊天下之服聖人自有威愛之辨葢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遇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遇文王而有以適所願則是文王有以撫綏之非懐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于力德也而大邦小邦自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懐也惟九年大

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沒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于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純被其化脫於紂之塗炭而已若夫必于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積累之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陰消羣諸侯不服之心然則羣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商後商民猶有四十餘年

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其先祖父之勤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

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名山如華岳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致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曾孫言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于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今商王受無道則

所為皆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母人又為萬物之靈紂不能承天之畀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絶其天所生之物為害以虐斯民人主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主道亂于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生即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為物之靈故又言生民為天下逋走逃亡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然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即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大誥以十夫迪知上立政以顴俊尊上帝則仁人既獲豈非祇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謂當時閎散太公之徒也以遏亂畧者正姦人之邪謀也華夏中國也蠻貊戎狄也罔不相率為我之使如八百諸侯與庸蜀羌髳是也恭天成命即人心之皆歸以敬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于伐紂也武王于此二

處卜天理其一即獲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為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于此二者觀之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過孟津之渡次于

河朔之時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至俟天休命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于昧爽之時受率其衆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以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為敵既不敢

與武王為敵則武王之兵皆為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為惡之人民怨之入于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武王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事與兵弔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不擾凡以安彼士民而已惟其士女篚篚實其玄黄之幣帛以昭明我周王能為之除害即簞食壺漿迎王師之意也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即天休也惟爾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勿為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為我之羞亦為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矯舉以祭媚神以邀福即其實事而言之謂既獲仁人如此既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

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無二理故也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著而天下遂大定不勞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如此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創業垂統之規模盡見于此章反商之政而復還先王之舊政葢紂之政即虐政非先王之舊也武王于此豈容以私智創為新法以聳天下哉亦由舊而已秦人破壞三代之政而别立秦人之政漢承秦後亦當還復三代之政可也又更立漢家之政此不

知由舊之意也箕子為紂所囚至此則釋之比干為紂所殺至此則封其墓商容為紂所貶退至此則式其閭式敬也紂聚財于鹿臺藏粟于鉅橋且天下貢賦自有常制安得有餘尚有餘于上必有所不足于下鹿臺鉅橋乃紂于常賦外掊取以縱欲者也至此則散之發之于民萬姓悅服豈不宜然所謂爵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自服者也以賢者民之望也財與粟者民之所以為生者也紂棄絶乎民之望奪

其民之所以為生民安得而服武王因民之望而釋之封之式之即其民之所以為生者散之發之民安得而不服武王即舉直錯枉理之所當然者也說者謂武王以此收天下之心武王何用收天下之心哉理所當然吾不得不然若有意于收天下之心則非武王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自釋箕子囚以下乃入商紂之都所行之政也列爵惟五以下乃歸自商至于豐所行之政也列爵分土所

以封建于外建官位事所以正百官于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爵以五而土以三者輕與人以利重與人以名也王制所載與孟子所言皆與此經合至于周禮則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先儒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為周公斥大九州不若以經與王制孟子之言為正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故也建官如三公三孤之任則當取其賢而有德者不專取其

才也位事則若百執事之列則當取其才之所長隨才受任謂某人長于治兵某人長于治財也賢者未必無其能葢建官則以賢為主能者未必不賢位事則以能為主內而正百官外而封建法制既備舉矣于是有教化行焉所重者在乎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民者天地之心五教者人道之常食者民之天喪者所以篤于孝祭者所以報本反始凡此皆在所重謂之重則皆在所不敢忽也天下之有衆信者

從而加厚之凡天下之有義士從而顯明之有德者崇而尊之有功者禄而報之使天下之人皆知信義之可尚德與功之可慕則教化于是乎行矣法度既舉教化既行武王創業垂統盡在是矣夫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然則自其初而觀之釋囚封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至于列爵分土建官位事與夫重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亦多事矣何以謂之垂拱而天下治知聖人之所

有為者又當知聖人之所不為者聖人循乎天理之當然者應之則雖有為也實未嘗為也與舜恭已同意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史步雲

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宋　陳經　撰

洪範　周書

此篇乃武王屈己訪道於箕子箕子既答武王之問於是退而具述成篇其書稱十有三祀而不稱十有三年則知此書述於箕子九疇乃道之大統他人所不能與也洪範者大法也天地有大法而不言寓於

高卑散殊之間見於酬酢事為之際有等有差有程有度截然有凖則不可踰越者皆洪範也特人未之察爾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此法也洛書出而九疇彰則大法又明以示人矣天有是法故九類有是事非人為之私也有人焉棄常行怪滅禮廢事淫荒煩僻是出乎範圍者皆非法也堯舜三代非此不能以治天下孔孟非此不能以垂教後世秦人不知此法為焚書坑儒漢人不知此法為申商黄老晉

以清談亡梁以佛老亡皆不知此法所謂三綱淪九法斁人紀不立其不爲夷狄禽獸者鮮矣聖人憂之畏之而衆人懵然不之恤也紂爲不道非法甚矣箕子佯狂爲奴憂之畏之可知也周武克商釋囚訪道洛書嘗於鯀而畀於禹厄於商紂而陳於武王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商殺受商家臣子視武王爲君父之仇不

與共戴天者也忘君父之大仇而為人陳洪範箕子而非人則可箕子乃商家之元老曷為其如此也讀孔子序書之言有以見箕子之深不得已也箕子之意若曰商家之宗廟社稷已亡臣痛心疾首特一時之事耳吾故不敢忘君父以事仇義不為周王屈以全人臣之節如是而已若夫洪範大法之不傳則為天下後世之害吾其可以不傳乎況是道也已淪斁紂之暴虐幸而有武王者出此而不傳則是無時而

可傳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貴乎能恢弘
此道者以有人焉而其人又不可以常得也吾豈可
以一時之傷痛而遂廢天下之大法乎此箕子不得
已之意欲切於傳道而憂於天下後世為甚深也夫
子序書於數辭之間寫出箕子之胸臆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甚矣箕子有不敢忘商不敢臣周之節也微子之篇
箕子有言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武王既勝商亡

商之後意其必立箕子箕子不肯必立微子微子又不肯乃立武庚及武王殺武庚乃立微子而箕子終不可得而立武王於是封之朝鮮之地在藩畿之外所以遂其不肯臣周之心也其為武王陳洪範於一篇之首云十有三祀不肯用周之正朔嗚呼此千萬世臣子法也學者觀王訪箕子一句又有以見非箕子不能全人臣之大節非武王不能成箕子之志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至其尊德樂道之心如此蓋亦

不敢臣箕子故爾讀此兩言之間九疇大法雖未陳而九疇大法已見於此矣箕子蓋深知道而武王亦深知道者也自箕子言之義不當屈自武王言之義當有所屈箕子之不屈者其守正不撓當如此也武王之有所屈者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使箕子於商亡之後虧臣子之節而臣武王武王於此以箕子既為臣而遂召見之則是與九疇大法已不相似何以陳洪範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王乃言曰嗚呼先嘆而後問不敢輕於發問也騭升也相助也協者和合也居者其所安也彝常也倫理也天之與人以是理也蓋陰有以升之而日用之間冬裘夏葛饑食渴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良知良能居之而各得其安者無非天有以相助而使之和合此即常理也人相與雜處於覆載之間者若無常然

之理則何以能協厥居必至君臣如仇敵父子如豺狼長幼無倫夫婦無别反天之經賊民之行豈有次第哉惟其有是理自然有是叙以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歸之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物則即大法也彜即彜倫也天以是付之人日用而不能知武王亦以為我不知蓋人主者叙此彜倫為人道立極者也茍不能知此理之所自來則何以理民物所以必問雖然道之正統自堯舜傳之

禹湯文王則武王傳之久矣曷為而不知也曰此武王之所以聖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武王自以為知則非武王矣吾於是知堯之兢兢業業者此心也大舜之克艱者此心也禹之孜孜文王之純亦不已孔子之我無能焉者亦此心也不如是何以能傳道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

王乃言箕子乃言乃言者遲緩而不輕發之辭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對與孟子難言之意同也天下之事惟順其常理則治不順其常理則亂順則叙不順則斁上而日月星辰得其叙雨暘寒燠得其節天之彛倫也下而山川鬼神永其寧飛走動植遂其生地之彛倫也中而三綱五常不差禮樂刑政不悖人之彛倫也人能參贊天地調燮陰陽豈有他哉亦

順其常而已反乎此者不為彜倫水萬折必歸東此水之常理也鯀不能順以導之反有以陻塞之故水失其性而金木火土皆為之汨亂其陳列帝乃震怒帝即理也理之所不順即帝之怒也故洪範九疇不與鯀而彜倫遂斁當堯舜之時彝倫未嘗斁就鯀之汨陳言之彝倫斁於鯀者也以其不順常理則斁也鯀亦殛死禹能順其常理者也其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水土既平而六府三事皆為允治天於是錫禹以

洪範九疇其錫之也非有物以與之理之所順者即天之錫也如天錫勇智同故彝倫攸叙以其順常理故叙也然洪範有九疇而鯀之所汩者五行五行有五而鯀之所陻者特一水而已何以彝倫九疇遂至於斁哉蓋九疇本於五行五行即一本也水苟不得其性則火不得以烹飪木不得以曲直金不得以鎔治土不得以稼穡而五行皆廢五行既廢則九疇皆亂禹之所導者亦一水而已然而六府三事無不治

者亦此理也夫殛鯀者舜也而此書言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不言舜者可見舜之賞罰即天理而非舜也說者以為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其數從一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九類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經無載圖書之事惟孔子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知圖書出於伏羲之世明矣古者結繩而治文字未作羲皇始畫八卦以辨奇偶黄

帝始作文字正名百物以此觀之則洛書之出非在大禹之時天乃錫禹者如言天生聖德於禹能明洛書之旨因第而次之云爾天豈諄諄然命之乎其說未可信也

初一曰五行

自此以下即九疇之類也亦曰九章天下有無窮之事必曰九類蓋九為陽數之極天有九宮地有九野人有九疇理之自然自九疇而推之事出千萬而其

歸不出九類猶易之八卦而能事無不畢矣太極動而為陰陽布而為五行五行者行於天地之間故曰五行即易之四象也初一者以五者在天地之間實為初始九疇皆自是而出焉不言用者言五行散在九者之間所謂敬用農用以至念用威用嚮用無非五行之用也九疇之數乃神龜負文而出有此五十五數聖人探賾索隱於是因而次第之所以有次序者亦是自然有此理先儒或言六十五字皆洛書本

文或以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或以為龜文惟二十七字皆未可信洛書之數即天地之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其為五十五數乃五行生成之數也損其五又虛其一則為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損其十則為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河圖之所以損其十者蓋天五生土以地十成之河圖則存其成數而為四象八卦之位地十未出有其象而已

未成形也至洛書以地出而與五為奇偶然後金木火土各有配合而成形故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卦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是以象生其卦必俟洛書地十之成數而後成八卦洛書為五行而河圖特言四象者蓋四象皆以土為主太極生兩儀五天五地兩儀生四象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行生數天之四象也六水七火八木九金十土五行成數地之四象也合天地之四象而布之

為八卦坎一離九震五兌七坤二巽四乾六艮八是也自天一至天五總十五數三其五者天之數圓而歸於天之土也自地六至地十總四十數四其十者地之數方而歸於地之土也圓數必三方數必四天土則五地土則十不可易也五行去土而言謂之四象土氣沖也非去土也四象以土為命是故土居中央而貫四象五行有十位布於天地之間則有九宮土宗四象故五與十各居中位而主宰八維四象布

於八維有四十數以河圖言之則五居其中故其數四十五以洛書言之則五與十居其中故其數五十五陽數極於九而中於五五者造化之主也天地之至數三天兩地而倚數者此也以五乘五為天數以五乘六為地數以五乘九為河圖以五乘十為洛書皆以五為君自五行至六極計有五十蓋五行共有十數互藏其一有生數則去成數有成數則去生數天五居中而十藏地十居中而五藏又況自一至五

其數已定自五以往則并之一并五而為六二并五而為七三并五而為八四并五而為九五并五而為十五者小衍五十者大衍故大衍之數五十減於洛書之五數者以見五乃造化之主居中而不用者也存五則為洛書以顯其體虛五則為河圖以神其用存五則十其五而五偶虛五則九其五而五奇自初一至次九河圖數也而五居中以總之自五行至六極洛書數也而皇極居中以君之河圖洛書相經緯

是者乾坤者三兩之純故其數九六六子者乾坤之爻三兩之雜故其數七八九六十五也七八亦十五也天之土五地之土十是故十與五為兩儀之根而兩儀為八卦之祖八卦變六十四皆以二五為中九疇通五十五數而皆以皇極為中五行布九宮虛中宮則為八卦合中宮則為九宮去中以見體存中以見用體用相須八卦九章所以相表裏也八卦觸類而天下之能事畢九疇觸類而天下之大法備五行

共十數而變化鬼神不能逃則五行豈非洪範之本

而彝倫之原乎故初一曰五行闕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自五事以往皆五行之布散於八者之間曰敬曰農曰協曰建曰乂曰明曰念曰嚮曰威者皆人君之用所以盡裁成輔相之理也故五行為萬物之本次以

五事蓋以人治物者也故五事則在乎敬敬則視聽言貌思皆得其正正已者所以正人也故次以八政其用則在乎農農者厚也政施於民不厭其深厚治人者不可以不知天故次以五紀其用則在乎協協即和也人事乖於下則天紀亂於上必以人而和合之欲順乎天者必本於大中之道故次以皇極皇極居中所以敘九疇者也其用則在乎建建者人主執此中以應萬事則事得其理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人主建皇極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得其中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亦得其中矣然皇極者常也能體常必能盡變故次之以三德剛柔正直隨時制宜其用則在乎義義者隨其時而出治也以三德而出治天下之事若無可疑矣聖人至公之體不自以為無可疑必參之以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理故次之以稽疑其用則在乎明明者明乎鬼神之理與人之理則吉凶可以無差而疑者可以決矣疑既決而又

取證於天之休咎九疇皆得則天應以休皆失則天應以咎其用則在乎念凡五者之休根於一念之善五者之咎根於一念之差休咎之在天者可見矣而又考之在人天與人一理也九疇皆得則為五福皆失則為六極其用則在乎嚮與威嚮者使人知所為凡此九疇雖有九類其實貫通為一會於皇極皇極得則九者皆得皇極失則九者皆失其曰次曰聖人因洛書之數演之而為次第之序也先儒謂皇極不

言數者理兼萬物非數所能盡稽疑之數七而不言數者以有卜有筮不得兼言之也庶徵之數五而不言數者以有咎有休不得兼言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則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之所資以為用也數之所起起於陰陽往

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故曰天一生水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以一陰生為火數陰次於陽故曰地二生火自冬至以及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陽進而中三陽以生三為木數故曰天三生木自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陰進而中四為金數故曰地四生金三月春之季四季皆土位也五陽已生五為土數故

曰天五生土此洪範所言即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隂陽各有匹耦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叙盖有生於無著生於微自無而至有由微而至著五行之體水為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以火次水木則形實故次於火金則體固故次於木土則質已大矣故次於金此言五行有自然之質也有自然之質則必有自然之性則必有自然之用自潤下作鹹至稼穡

作甘即五行之用也水於卦為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陰趨於陽陽方在下而陰趨之故水性潤下鹹者水積而不已久浸其地故變而為鹵而其味鹹火於卦為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陽悅於陰陰在下而陽悅之故火性炎上苦者積火所致火積不已其臭焦而其味苦木於卦為震☳震動也陽動而進以散羣陰故或升或鬱而成曲直可以矯揉故木之性曲直酸者陰收於陽也陽進而陰散以成曲直之性

及其極也則陰復收陽故曲直之結而為實其味則酸金於卦為兌☱兌悅也陰悅而凝諸陽故可柔可剛而成從革順其陶鎔故金之性從革辛者陽散於陰也陰進而凝陽以成從革之性及其極也則陽復散陰故從革之性範而為器其味則辛陰陽聚而交會冲和之氣以生土土無正性無定形無定位故不謂之曰而謂之爰爰于也以言其不可定名也取其養人者言之故以稼穡為土之性而稼穡不可以言

土也甘者味之和也陰陽和而稼穡生故稼穡之實則甘自五行之性而言之則謂之曰自五行之用而言之則謂之作然不獨五性五味也五聲五色五方五臟五常十日十二辰皆五行之所化洪範舉其性與味其他可以類推故不盡言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者即五行之在人者也人為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氣備焉貌即木也言即金也視即火也聽即水也思即土也木有華葉之榮故貌屬木言之決斷如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慮屬土五事者常從事於此也五者主人君而言人主以身為天下之表儀故一曰貌言所以接物發號施令皆言也故次以言目以視遠耳以聽德又次之思者又所

以主乎視聽言貌者也故以思終焉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土為主土居中央心亦居中者也思以主乎五事然後不逐乎口體耳目之欲而皆適乎中矣孟子曰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自一曰貌而下言五事之體自貌曰恭而下言五事之德自恭作肅而下言五事之用亦猶五行之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同也貌之德本恭恭者不侮人以其有容儀之可觀也言之德本從以其順於

理而不乖也視之德本明以其邪正不惑也聽之德本聰以其受人之言而知其是非也思之德本睿以其心通萬事也孟子所謂形色天性所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惟色有貌言視聽思則自然有恭從明聰睿惟聖人為能踐形惟率性故恭可以作肅肅敬也恭在貌而敬在心由恭以作肅則動容貌而遠暴慢矣從可以作乂乂治也言當則乂無不順治出辭氣而遠鄙倍矣明可以作哲哲智也由明而

極於大智則可以與日月合其明聰可以作謀謀者善謀也由聰而至於善謀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天下之事隨處而當矣睿可以作聖聖者事無不通也由睿而至於聖大而能化矣人之行莫大乎五事不敬則視聽言貌思失其主宰而淫僻鄙詐無所不至天下之事亂矣夫子答顏淵之問亦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言與敬用五事同意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者正也知五行之情則知所以正人矣八者之政先後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序人以食為天稼穡乃土之所生天地中和之氣可以養人者也故一曰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五行氣化而百物生百物生而百貨聚貨者民之所用不可缺也故二曰貨五行之氣互有消息一往一來則為四時一闢一闔則為鬼神明有禮樂所以行人事幽有鬼神所以行變化民之

生既有食貨以為養則知報本反始而祭乎鬼神矣故三曰祀風雨寒暑燥濕五行之氣也人不安其居則氣感於外而疾作於身司空度地以居民繼於祀之後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祭而人始得安其居矣故四曰司空有食貨而又安其居矣無以教之則五氣之偏七情之蕩近於禽獸孰得而制之設為司徒以掌邦教教立則民知五典而人道正矣故五曰司徒人禀五行乃生七情情有中偏中者可教而偏者

不可教七情難制則乖而為惡敗而為賊董之不可以無威刑故六曰司寇歸順慕義者禮之所當綏也往來交通者禮之所當接也賓客者七情之順也交接之美也故七曰賓有順必有逆元惡大憝七情之逆刑不足以制則兵矣故八曰師乃聖人治外之政八政行而內外之治舉此其所以貴乎農用也唐虞之世粒蒸民遷有無則稷官掌之掌三禮治神人則秩宗掌之平水土則司空掌邦教則司徒兼兵刑則

士賓四賓雖不言官而内之四岳必掌之矣在周禮則食貨掌於天官祀與賓掌於春官師則夏官刑則秋官教則地官司空則冬官莫不分治八政之事然或言其事而不言其官或言其官而不言其事者所以互見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

五行運用融結於天地之間其見於歲月星辰厯數者皆有程度晷刻不差寒暑不忒如國有紀綱如軍

有紀律故謂之五紀羲和廢時亂日故俶擾天紀而仲康得以征之歲有春夏秋冬月有弦望晦朔百刻之晷分於晝夜而為日自角亢之二十八至於翼軫自訾娵之十二至於玄枵而為星辰莫不有數而作歷所以步其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速一日行十二度有竒二十九日强半而月一周積其餘以成閏此歷之所由起也既以歲月日星辰而作歷歷者所以步歲月日星

辰之數也豈得與四者並而為五蓋五紀之在天有人事存焉歲者所以總日月星辰而為之始歷數所以步歲月日星辰而為之終不可闕一也此天人之所以相因而五紀貴乎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五中數皇極中道也大法之中無非常倫常倫之中必有總要皇極乃三才之矩而彝倫之總要也五行

以土為歸五事以思為主五聲以宮為綱五味以甘為和五色以黄為正五臟以胃為主此則知皇極之道矣四海一君天下一統九疇一於皇極知中知一天下之理盡矣堯之允執執此者也湯之建中建此者也夫子之一貫貫此者也皇言其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公也極言其中中則無偏無偏則正也公正者三極之所貴萬事之準則也天地非此不位萬物非此不育人主體此是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

大中以承天心開至公之途而偏頗反側不得以容私立一王之制而淫朋頗僻不敢以亂俗協中有賞所以福之也而我無好違中有罰所以懲之也而我無惡用心如此天之道也故曰皇建其有極大公至正之理散在天下而聚於人心能者養之以取福是中即福也非中之外別有所謂福也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是不中即禍也非不中之外別有所謂禍也五福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曰建曰斂曰敷中之

道也本無形體如之何而建如之何而斂又如之何而敷也大中之道聖人有此庶人亦有此聖人以先覺覺後覺故建之於上躬行以表儀於四海即建而斂之也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天下咸會於準繩法則之中人紀立而天理順禮樂行而王道興君臣父子夫婦皆得以相安相養人禍不作而五福已敷錫於不言之中矣當天下未趨乎中也橫政起而橫民作人君雖欲保極不可得也今也庶民於君而取中則

斯民之安即君之安也斯民之福即君之福也豈非錫人君而保極者乎敷錫者上錫下錫汝者下錫上言君民共守此道以相與者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自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至於惟皇作極此總言天下

皆歸中道也民指賤者言人指貴者言詩曰宜民宜人是也淫過之朋黨與夫比私之德皆非中也庶民而無有淫朋人而無有比德則是以公正之道相與不肯交非其類苟至於此則是大為中道矣故曰惟皇作極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也自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而下至於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人君以皇極之道養成人才所謂中養不中者也庶民之中智足以有謀者才足以有為者

正足以有守者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念而録用之不念之則是棄才者也繩之以中道則不合於中責之以惡則又未陷於罪如此等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在人君則當大而受之兼収含容而汝也當康安其顏色以教之蓋接以和氣涵養之使成其才茍不受之是求備於人者也曰者發言也有能自言曰我之所好者在德則是有志乎為善矣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錫之福福即中也誘而教之以中茍不錫之

福則是絶人向善之路也觀皇極之道所以養人才者非一端而足或念之或受之或錫之如此其委曲天下安有不趨於中者哉時是也是人因此之故皆惟皇極之歸矣舜之待庶頑成王之待商民皆以此道也

無虐煢獨而畏髙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自此以下言人君以皇極之道見於用人也煢獨者孤寒寡援之人也高明者勢位之貴顯者苟於孤寒寡援之人而虐之勢位貴顯而畏忌之如晉武帝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山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則人主之心自失其中矣人之有材能敢於有為者何自而進其行乎惟人主之心得其中無有貴賤無有上下一以公正之道處之則有能者有為者自然得進其行賢人在朝則邦國日盛矣凡有正直之人內既克

足方且進以爲善則人君當有優待之接之以禮寵之以禄使其心有好於汝之國家則其心始安而天下亦莫不皆化而爲正人矣苟不能使正人之心有樂於汝之國家則彼將逃遁遠去時人無所激勸則皆陷於罪矣雖然有能者有爲者羞之可也正人既富方穀者使有好於而家可也若夫無好德之人則是淫朋比德自棄於爲善甘心於爲不善者也汝若錫之福以中道而進用之則其過豈不在汝君乎由

此觀之人君之用人用其所當用則爲中道用其所不可用則非中道矣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自此以下言大中之道在乎去私情而復天理也偏不正也陂不平也作好者好之以己而不以公也作惡者惡之以己私而不以公也黨者蔽惡也反者背

馳也側者傾邪也凡此皆人慾之私爲中之害也遵王義而合其宜遵王道遵王路而適其正蕩蕩而廣大平平而辨治正直而公平凡此皆天理之公皇極之至也苟私情未去則中道晦而不彰窒而不通既去其私情之害則晦斯彰窒斯通矣箕子於此章反覆吟咏大中之道初無異義鑿其說則過矣苟至於此則出而與物會者此中也出而會物則酬酢應變所過者化歸而處己則寂然不動所存者神無適而

非皇極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自此以下言皇極之道布而爲言者也曰更端而言皇極之敷言凡人君發之爲號布之爲令出而爲言爲誥爲命皆敷言也所以敷言者豈有異說高論以聳人之觀聽者哉即是常行之理以爲訓爾言則人

也理則天也常理之外豈有天哉天下庶民因人君皇極敷言之訓見於有行則凡君臣父子冬裘夏葛無非行皇極之道是雖貴賤異位尊卑殊勢而天子之光明未嘗不與之相接蓋同乎此性亦同乎此理也君之為教也不能外乎天之理故民之從教亦不能外乎天之理此天人君民之所以相同而無間者皆此皇極也斯民之性皆與君同則自仰戴人君從而稱頌之曰天子作民父母所以愛我者也以為天

下王天下之所歸往者也民有至理則有公言此豈人君違道以干譽所能致哉嗚呼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統亦無所不寓五行非此則無以運行於天地之間五事非此不為敬八政非此不為農五紀非此不為協三德非此不為乂稽疑非此不為明五福六極非此則失其所以嚮與威矣故皇極居中所以敘此九疇也其用非一箕子特舉其一二言之見於養人材見於用人見於敷言其餘可以類推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德本一也何從而有三記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之義也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正直剛柔之用皆有中焉五行之氣春木夏火故春夏爲溫厚東南氣也秋金冬水故秋冬爲嚴凝西北氣也土貫四象

居中央有四時之氣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此天地中正平直之氣人稟五行之氣其發爲柔也則與物爲春其發爲剛也則與物俱秋惟得二者之中則正直矣人之德當以正直爲本至於一剛一柔則隨時而施焉剛得其中則爲剛中柔得其中則爲柔中猶春夏而陽也則爲陽之中秋冬而陰也則爲陰之中所謂執兩端而用其中者此也克者勝也治之之義正直則不剛不柔而無事於勝之也故一曰正直二曰

剛克三曰柔克不無先後之次人君具此三德必因時而出焉時乎平康治安之世既不可以剛勝又不可以柔勝則以正直待之言不剛不柔行其所無事而已世不能平康而人主之德不必茍於正直也時乎彊梗不順吾治者則必以剛克制之詰姦慝則有刑治元惡則有兵此剛克也時乎變和而順吾治者則必以柔克制之感之以溫言寵之以賜予此柔克也若平康之世既無彊弗友亦無燮友者世降俗變

有逆必有順自然之理也聖人之德隨時而用者如此然正直則自然無偏既曰剛曰柔則必有偏矣聖人之用剛柔當使之不偏蓋剛之偏必至於暴厲必當沉潛之則剛得中而不失之暴厲矣柔之偏必至於怯懦必當高明之則柔得中而不失之怯懦矣然就三德而論之莫易於三德莫難於剛柔故剛柔必曰沉潛高明就剛柔而論之剛之失也其過為小柔之失也其過為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必歸之君

惟恐失之過柔而權柄至於下移如漢之元成也箕子之論至此以見用剛柔之難也大抵皆欲適中有善而賞之出於君此惟辟之作福也有惡而罰之出於君此惟辟之作威也備四海九州之奉此惟辟之玉食也此豈非中乎威福之權與夫玉食之奉至使臣下而得以竊之僭之則是失其中而非三德所以用乂者矣害及于家凶于而國人臣既僭竊豈有國家得其寧者召天下之亂無疑矣在位之人因其臣

下之僭竊也遂附下罔上用側頗僻而失其正天下之人因其位之側頗僻也遂皆僭差不信僭忒而不安其過皆由人主之德失其中故為害必至於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何疑之有然聖人不自以為無可疑必㕘之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見此以公天

下為心也卜筮之中皆五行之所寓卜之法以兆之横者為土立者為木斜曲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灼龜以五行為先揲蓍亦五行也然卜筮所以决疑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其信之也必不專矣所謂擇人者必是人能明于天地之道與鬼神之情狀而後疑可决不可輕也既擇其人然後命之以卜筮之事凡卜龜灼而鑽之視其兆之色與其氣曰雨者如雨之下也曰霽者如雨止曰蒙

者氣之蒙暗也曰驛者言氣之絡驛不連屬也曰克者氣之相交錯也此五者卜之法也曰貞者内卦曰貞曰悔者外卦曰悔此二者筮之法也不言一二三四者卜筮者隨所寓而見非有次第也凡此七者卜則用五占則用二此其不變者以其有定體也忒者變也無定體必在卜筮之官推衍其差忒者而觀之如卜則有五行之相尅如筮則有六爻之變動立時人作卜筮上文既言卜筮有此七者必立其知此卜

筮之人而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者卜筮必有三人周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法各不同經曰乃卜三龜是也三人之吉與凶其説皆同故決然無疑矣茍不能皆同則以多者為準必從二人之言卜所以決疑也若從違不定則反以生疑然至于所同者衆則吉凶之大槩亦可見矣推此以觀則下文三從而二逆者與乎三逆而二從者

亦以從多為主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事之常者必無可疑無疑則不卜事之大者則有疑

如遷國出師之類事之有疑必先謀之乃心吾心以為可以為否而可否之未決則必謀之在朝之卿士言卿士則自大夫而下亦與焉又謀之庶人古者國有利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謀至于庶人則人謀盡矣猶以為未決也必謀之鬼神卜筮者所以考鬼神之吉凶也此四句亦有次第若吾心未有所主而先謀之卿士庶人可乎卿士庶人人謀未盡而先謀之鬼神可乎此與舜所謂朕志先定詢

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同意幽明本一理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豈有聖人所見一定而人鬼之謀尚有違之者乎但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不欲專任一已之見故如此爾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從順也五者皆順則神人上下彼此無一而不合是之謂大同也不惟獲吉于一時又且獲吉于後世不惟獲吉于吾身又且獲吉于子孫身享其安子孫得其吉以見福之無窮如此若舜傳位于禹神人皆協

也然則謀之者則先卿士庶人而後卜筮及其從之也則先龜筮而後卿士庶人何也孔頴達曰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從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汝則從為先箕子又言一等吉凶大同之吉不可常得也或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庶民二者逆則吉或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亦吉上之所謂吉者如盤庚遷都盤庚心以為可卜稽曰其如台則卜筮又以為可惟是卿士與庶民懷土不遷下之所謂吉如

武王之伐商周公必以為可予得吉卜則卜筮又以為可惟武王心有疑及御事皆以為艱大或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亦吉大抵人謀互有不同而鬼神無心故必以龜筮為主吾心與卿士庶民所見或有偏不可以為决所可以决其吉凶者在于鬼神故此三者皆欲龜筮之從也若夫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是從者少而逆者多又况龜筮二者一從而一逆則鬼神之意未定而吉凶亦未可知

也故作内而冠昏喪祭之事則吉作外而用征伐遷國則凶龜筮共違于人謂人謀雖從而鬼神皆不從則其所為必有未當故靜而止其謀則吉作而遂其謀則凶葢人之見或有私而鬼神決無私者也然則聖人之謀何必惟枯莖朽骨之是徇哉古人之卜筮與後人卜筮異矣聖人之心至誠無我故以交鬼神若與之相接然苟在已者既不誠則雖卜筮亦不能信矣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者以

見鬼神之不以實告也此則當以誠爲主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善言人者必有考于天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庶徵者五事之驗也在人有肅乂哲謀聖故在天必應之

以雨暘燠寒風蓋天人本無二理人主所以裁成輔相天地之道者亦在于敬用五事而已人備四時之氣則謂之全人以全人而治天下則陰陽無不調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天地無不順夫四時之氣與天地之心何如也亦曰中而已中則和不中則乖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心之所通政之所感達于上下人主喜不敢過賞怒不敢過罰視聽言動有禮飲食起居有度禮樂文物有數如此則五事中正而順氣應

之故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無不順其時是謂來備來備者欲雨則雨應欲暘則暘應以至燠也寒也風也欲則應之各有次序五氣有叙則物不傷生庶草尚且不傷生而蕃廡豐盛則五穀熟而萬物盛多可知矣舉其細微者以見物之大者若乃心無主宰發而不中節事失其理物違其分乖氣所感民怨神怒則五氣之應或有餘而極備或不足而極無有一者極備則必有一者

極無如雨多則無暘暘多則無雨極備極無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而陰陽失其序矣寧無凶乎曰休徵而下又分別休咎之徵休美也謂五者以其時也鄭康成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成物而堅固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為風人之容色威儀若春木之發生故貌為木而可以治雨貌恭而作肅則雨以時而順之人之有

言如金之有聲故言為金而可以治暘言從而作乂則暘以時而順之目之視如火之外景故視為火而可以治燠視明而作哲則燠以時而順之耳之聽如水之内景故聽為水而可以治寒聽聰而作謀則寒以時而順之人心之無所不在如土行於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故思為土而思可以治風思睿而作聖則風以時而順之聖人以此五者之事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孰謂天人之果有二理哉曰咎徵

咎者惡也五者失其叙極備極無也狂妄也肅之反也人君之貌不恭而至于妄心生故恒雨應之雨不潤物而反以害物也僭差也乂之反也人君之言不順理而至于政事差而不治則恒暘應之暘不以乾物而反以為亢旱也豫逸也哲之反也人君之視不能及遠而徒貪目前之逸遊則恒燠應之燠不以長物而反以暴物也急躁也謀之反也人主之聽不能詳察其理之久近而徒欲急迫于近效則恒寒應之

而寒不足以成物蒙闇也聖之反也人主之思不能通乎萬事而至于闇而昧則恒風應之而風不足以動物此五者皆五事之反而乖氣之應也五事得其中是五行得其性故五氣應之以時五事失其中是五行失其性而五氣應之以常然則人主欲求之天者不必求之天求之已而已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說者以此為五紀之文非也若以為有歲月日星五紀之文則謂之五紀庶徵何以有五事皇極何以有五福此亦人事之可驗者也不惟五事可以感雨暘燠寒風至于上下定位易與不易而感亦如之四時二十四氣三百六旬皆歲之所統也王者無為居尊

兼總萬事而加省察焉亦如歲然若周官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在乎王則王省惟歲也月一月一周天故一月三十日而月則治一月之事也卿士分居列位以治其詳亦如月然周官小宰贊冢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此卿士惟月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一日百刻十二辰而日則治乎一日之事也師尹衆正官之吏各治其職亦如日然若周官宰夫旬終則令正日成

此師尹惟日也上下相維大小相屬為王者不叢脞以失體為卿士師尹者不侵官以失職此歲月日時之無易也順其常則治故年豐而穀得其成事治而又得其明天下有道賢者出而用章賢者既用則國家無有不寧天下之治無不舉矣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上下易位而反天之經而日月歲時為之變易則乖氣乘而天下亂故歲饑而穀不成政昏而又不明天地閉塞賢者隱遁而國家不安矣卿

士則月也師尹則日也庶民微而在下猶星之布在天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好惡無常亦猶星之好風好雨然箕星好風以箕東方木宿也風中央土氣木尅土故從土之所好而好風畢星好雨以畢西方金宿也雨西方木氣金克木故從木之所好而好雨星之所好雖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民之所好雖不同而卿士師尹之治則自有常分日之行也春分行赤道夏至而北秋分行青道冬至而

南月之行也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言冬夏則春秋
為可知此日月之常度不徇乎星之所好也亦猶卿
士師尹之職自有常分不徇乎民之所好也日月雖
不徇乎星之所好亦未始違其星之所好月經于箕
其風揚沙月離于畢其雨滂沱亦猶卿士師尹雖不
徇乎民之所欲而亦未嘗違乎民之所欲也通天下
一氣也一理也君臣上下理之在人者即其歲月日
星之在天者人主知此則可以知天道而立極人臣

知此則能贊萬機而調燮陰陽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庶徵者應之在天也就人身而論之亦有應焉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五福者得中之應六極者失中之應皆非外至也在人當知五福之可慕而嚮之當知六極之可

畏而威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比也壽者年一百二十也古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盡其天年也富者財之克足非必能鉅萬而後謂之富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家給人足無饑寒之患是也康寧者無疾病氣和而疾疫不作也攸好德者知德之可好機巧之心不生而不蹈小人之習也考終命者各成其長短之數死于正寢死于牖下而不死于非命也各以人意之重輕而為之次第此五福也極者窮也苦也動不

遇吉為凶未六十為短未三十為折此則考終命與壽之反也疾者有惡疾憂者多憂即康寧之反也貧者困於財即富之反也惡者醜陋弱者用心不剛不能強於為善即攸好德之反也六極也凡福與極皆人之所自取雖然顔之夭跖之壽伯牛之疾亦其自取焉哉此又理之不可為常者在顔子伯牛則謂君子之不幸在跖則為小人之幸幸與不幸豈常理哉天地有大法本乎五行在人則為五事九疇皆五行

五事所感化也惟皇極則為之主宰而裁節之皇極建則五事自敬五事敬則天人之理皆順皇極之不建則五事自不敬五事不敬則天人之理皆乖漢儒五行傳配以五福六極五事其說非不足取也至於弱之一極無所係則以皇之不極係之未免牽合附會恐非聖經之本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此孔子序分器一篇之書也其書亡矣而序存武王

勝商之後封建諸侯之有功者故曰邦諸侯邦即封
也班以宗廟彝尊之器以為有國之重器也左傳曰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天下有道禮樂自天
子出也班宗彝與舜之班瑞同分器者諸侯尊卑各
有其分

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史步雲

謄錄監生臣李維翰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宋 陳經 撰

旅獒 周書

觀此篇西旅一獒之獻姑以見其奉上之誠武王受之亦所以際其禮意初非武王有求而使之獻也太保遂作書以戒若武王之失德然何哉古者大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謹其

微而已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遠矣而實根於一念之微當爍石流金之時而一陰生則寒於此始焉當折膠墮指之時而一陽生則暑於此始焉諫之於微則其為力也易矣待其既著則諫亦勞矣為犯顏為逆耳為廷爭為折檻豈古人諫爭之法哉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

孔子序書但言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直書之而其意益顯也作書者述其事之所因乃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聖人者乃山川草木夷狄之主也武王既克商之後威德遠暢旁通九夷八蠻謂夷狄非一種也通其朝貢之道西戎有旅國者遂致貢其獒蓋犬高四尺獸畜之奇異者故以爲獻武王受之而太保作書即名公也名公之意若曰四夷之所獻與

中國之所受者惟服食器用而已獒非服食器用也而武王受之得非志得意滿於功成之後乎得無有玩物之心乎使武王而一受於是則今日之害未見而為他時之害不細矣穆王受白鹿而荒服為之不至今日武王一受其獒不惟為聖德之累亦示夷狄以貪此不得不戒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名公將陳戒武王必先述古者明王所以待夷狄之
道明王者王心無蔽而所見者遠也惟其無蔽而所
見之遠故知所以慎德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怠
忽之心生而蹈失德之累此慎德也惟其慎德于此
四夷自然觀感于彼無有遠近盡獻其方所有之物
雖是畢獻方物而方物之中又特以服食器用者為
獻玩好之物不敢以投其君之所欲服食器用若禹

貢所載漆枲絺紵蠙珠暨魚等與九江之龜三邦之箘簵楛皆服食器用也雖然天下之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其奉上之誠聖人亦不敢私其物所以示其錫予之恩故王因其德所致之物昭明以示于異姓之邦異姓諸侯受其賜則當思所以無廢其所服之職聖人一視同仁而其中不能無品節差等焉異姓之諸侯疎者故昭德之致同姓之諸侯親者故分以寶玉寶玉亦德所致也謂德所致則泛舉其物而言之

謂寶物則舉其玉之貴者言之使同姓伯叔之國受其賜則當思王者用所以展親親之義若武王分陳以肅慎之矢即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也分魯以夏后之璜即分寳玉于伯叔之國也大抵明王之世上下皆以至公為心下之人以至公為心知明王無所利于玩好也則以服食器用為天下之用上之人以至公為心不私其所獻之物也則又班之諸侯也故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天下見人君所賜之物不以

物視物而以德視物以物視物則雖金玉之貴不啻鴻毛之輕以德視物則雖一介之微若九鼎之重昭德之致也分寶玉也皆君德之所寓其誰敢輕易之哉同此物也有德無德而輕重係焉則人主其敢有玩物之心以累吾德乎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狎侮即慎德之反也德之盛者處闇室屋漏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狎侮之心何自而生盖心之有慢易者皆内無所主而逐於物者也自狎侮之心而推之不能尊敬君子則君子引身而退不肯枉道事人不能敬小人則小人得以陵其上而不以盡其力尊君子不以禮用小人不以道皆狎

侮也而其爲害至于不能盡心不能盡力則人主誰與共事名公戒武王雖爲受一獒而言不專指一事直指出本原者亦之源苟不正則其流豈特玩物哉先從狎侮君子小人者言之而後及于玩物可見聖賢之言自識源流本末如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惟心正則事無不正也一心者一身之主也所以治五官也故耳目皆聽命于心而吾心不爲耳目所役則姦聲亂色不足以入吾之念慮心其有不正乎心

既正則事事物物各止其所百度其有不正乎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此又詳言狎侮之害也玩即狎侮也人之德與志自有本位不可使之偏係苟有所偏係則離其本位矣故玩狎于人則名釁稔禍玩狎于物則流連荒亡豈非喪德喪志乎横渠先生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出于誠也言動苟涉于戲即狎侮之所從生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者為志發氣者為言道非自外而至即吾心也志以道寧以此心處已而

念慮不為之紛亂也言以道接則以此心接物而誠淫邪遹無自而至惟其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乎其本既正自然不作無益害有益則非民事不舉而勞民以興土木之功築宫室之事必不為矣功之成者宜也自然不貴異物以賤用物則珍玩者不好而所貴者皆服食器用之物矣民之足者亦宜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惟有一心不用于彼則須用于此自然之理也既不作

無益不貴異物則其所貴者可知矣而况以犬馬非其土性者其肯畜之乎珍禽奇獸其肯育之于國乎不然則勞師伐遠如漢武帝取大宛之馬是皆畜非土性之馬而育珍禽奇獸者也武王一契之受安得不為聖徳之累乎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此言人主當知貴其所當貴而不貴其所不足貴逺物不足貴也不貴逺物則逺人自服賢者所當貴也惟其所貴在賢則賢者用而邇人安言逺人

格則其邇遐者可知矣言邇遐人安則其遠者可知矣天下有至貴之物但恐人主心有所分則重彼必輕此心無所分則重此必輕彼由此言而推之則諸侯之寶得非人民政事乎子罕之寶得非在于不貪乎召公之意葢欲武王知所以分別貴賤非謂人主舉無所貴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廸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名公于末章之言尤切曰夙夜罔或不勤言無時而不勤也勤則知所敬知所敬則物不能亂不勤則怠怠則忽忽則物得以干吾之念慮矜有憐恤之意人主當愛惜細行即書所謂小物易所謂庸言庸行也微細處當知愛惜之細行不矜則終為大德之累積之不已則累德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言亦如行百里半九十晚節難全雖為山至于九仞矣常若虧一簣然一簣之虧是為山而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

之心于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一之意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武王不獨知之而已須能信而行之則將至于生民得所安王業可以無窮苟惟不然則驕逸之心生而民無以保其生創業無可繼之道而望其世王亦不可得也觀此篇知人主為天下後世為萬事之本原以武王之聖召公猶戒況下于武王者當何如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伯南方遠國之諸侯也克商通道之後遠國慕義而來芮伯㪅內諸侯入為卿士者作旅巢命之篇陳武王所以命巢之意其書亡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